

# 《華裔學志》中的老子研究

Laozi Research Published in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江日新 (Jiang Ryh-shin) 、潘鳳娟 (Pan Feng-chuan) \*

## 一、前言

作為漢學界的一個重要機構，《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不但是出版機構，文獻度藏機構，並且也是引領著研究的一個「主權」機構。<sup>1</sup> 除了對於中國的宗教史、教會史、古典文學以及儒家經典之研究多有獻替之外，有關道家思想的論述也在《華裔學志》這個出版平台上佔有一個重要地位。本文即試圖根據《華裔學志》所接受刊登的各諸有關道家、道教論文，進行一個有關漢學作為一種學術論述的視角分析，並用作嘗試評論在《華裔學志》出版政策中所隱含

的中國觀之向度。

事實上據作者所知，除了推動創刊的聖言會士鮑潤生神父 (Franz Xavier Biallas S.V.D., 1878-1936) 原本即是對漢語、中國文學以及古代儒家傳統等方面多有專精的漢學家，而且與他同事以及接續他的許多參與編務及出版工作的成員，如顧若愚 (Hermann Köster) 之於荀子研究以及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范佛 (豐浮露 [?] 或豐福祿 [?], Eugene Feifel) 之對於道家道教的《抱朴子》、中國文學；羅度華 (Eduard Kroker) 之於中國社會哲學、法學，以及如石眉鳴 (Gerhard Schreiber) 之對於南北朝之前燕史的工作等等，顯示他們在研究的專長選擇

\* 作者江日新現為佛光大學、醒吾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通訊作者潘鳳娟為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感謝匿名審查人寶貴意見。本文為科技部計畫 (「傳教士、老子、漢學家：18 ~ 19 世紀西方的《道德經》翻譯」NSC102-2410-H-003-074-MY3) 成果之一部分，在此一併致謝。

1 關於《華裔學志》的建立與歷史發展之研究與報導有如下諸種資料可供參考，茲依發表年代具列之如：Franz Xavier Biallas, "Monumenta Serica," *Fu Jen Magazine* V (1936), S. 77-78. Johannes Beckmann, "Monumenta Serica,"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1 (1945), S. 141-145. Heinrich Busch, "Institut der China-Kunde, Redaktion und Bibliothek der Monumenta Serica," *Haus Völker und Kulturen*. Hrsg. Von J. Fr. Thiel. St. Augustin, 1973, S. 17-20. Jos. Huppertz, Aus den Anfängen der Monumenta Serica, *China erlebt und erforscht. Partielle Beiträge zur kritischen Chinakunde*. Hrsg. von Hermann Köster. München, 1974, S. 192-233. Roman Malek, "Monumenta Serica (1935-1985)," *Verbum SVD*, 26 (1985), S. 261-276. Cordula Gumbrecht, *Die Monumenta Serica: eine sinologische Zeitschrift und ihre Redaktionsbibliothek in ihrer Pekinger Zeit (1935-1945)*, Köln: Greveb Verlag, 1994。謝沁霓，〈《華裔學志》研究 (1950-1970)〉 (臺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Barbara Hoster (巴佩蘭)，〈《華裔學志》及其研究所對西方漢學的貢獻〉，《漢學研究通訊》23: 2 (2004.5): 1-22，又收入魏思齊編，〈輔仁大學第一屆漢學國際研討會——有關中國學術性的對話：以《華裔學志》為例〉 (臺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頁 87-131，以下簡寫為〈魏思齊／以《華裔學志》為例〉。Miroslav Kollár (柯慕安)，〈鮑潤生 (F.X. Biallas, 1878-1936) 為「華裔學志」期刊的創立者——他的生活與事業〉，刊於〈魏思齊／以《華裔學志》為例〉，頁 18-86。

上皆各有某種程度的分工。及至遷返聖奧古斯丁（Sankt Augustin）的史泰勒（Steyler）德國總部後，特別是在以卜恩禮（Heinrich Busch, 1912-2002）、彌維禮（Wilhelm K. Müller, 1929-）、馬雷凱（Roman Malek, 1951-）三位聖言會神父構成基本支柱的編輯組織中，更是明確展示出這是一個以中國的儒、釋、道之思想文化背景作為分工的組合，其中如長年領導主編的卜恩禮神父即是以儒家為其研究主題，彌維禮神父則是專精於佛教，而馬雷凱神父則以道家、道教為主題。因此，他們不但在自身都是學有專精的研究者，並且亦都能在其專業的背景與基礎上，為編輯工作做最好的把關。而這也是為何《華裔學志》能在越來越講究商業經營之效益下，仍能堅持其創刊的本衷以及維持其刊登篇章之水準之故。

對於《華裔學志》這一學術刊物的內容之傾向來說，我們顧名思義地可以瞭解，它是要為有關中國的論題之研究提供一個發表場所。但甚麼是有關中國議題的重要討論議題呢？尤其是在作為一份不特定於某一學科主題的漢學期刊，它是否也意味著它將會是一份無所不包的「雜」誌呢？但無論如何，在它 80 年的出版歷史中，我們從它所接受刊登的全部文章回頭再作一次鳥瞰，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它確實一直堅持著以「批判的文本研究以及內容之解釋」這種基於古典語文學的傳統漢學方法及歷史認知來推動、出版漢學的研究。<sup>2</sup> 因此，不管是關於中國哲學、宗教、語文學，抑或是有關基督教的入華傳教，乃至有關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歷史、宗教等等的研究，他們所接受刊登的論文，一概都是具有嚴格建立在「批判的文本研究和內容的解釋」這一研究準則上的研究論文。接著在下面一節我們就直接進入本文所設定的議題，亦即《華裔學志》中涉及於《老子》文本之研究與解釋的出版概況。

## 二、《華裔學志》所刊載論文的分類分析及其涉老子或道家之論文

對於本文所要進行論述之主題的設定，我們主要是針對於《華裔學志》中所刊載且直接以老子作為論述內容的文章作為討論的對象。然由於老子之著作及其學說，在中國的學術思想傳統中，那總是要關聯於諸多由於不同理解與解釋興趣所展開的註釋和評論，其理解和把握即內含於各諸注解的撰述中。同樣地，在西方的翻譯與解釋中，人們也是必需要分別接手於各種不同的理解與解釋興趣，以及它們所據以用來展開其作為另一種切磋與承認（Anerkennung）的閱讀和討論方式。因此，我們於此不能單就那作為先秦道家的老學來進行獨斷的解讀。這也就是說，在當我們要對「老子」這一單一對象進行閱讀與解釋時，我們同時即得要面對：1. 有關其在學派形成的過程中涉及的共締者的知解視野與問題架構，2. 構成為「老子」研究的《老子》或稱《道德經》之本文的形成歷史與版本之研究，3. 在《老子》文本之註解與翻譯中所展現的解釋史追溯與解釋學構成，以及 4. 在其解釋史的過程中所選擇決定的哲學理解或其他認知的承認。

對於老子作為一個文本之傳承以及讀解之興趣，顯然地我們可以從它在學術思想史的遞嬗發展中，明確地覺察到它涉及或變形為一種「子學」、「哲學」、「道教經典」，以及一種提供明智思想之指導，甚或乃至「神智學」（theosophy）之密契靈感的文本依據。當然，在嚴格意義的中國子學傳統以及在西方所開創出的漢學的知識探求中，它們基本上都是作為一種智慧的思想而被當作探索、研究的對象，甚至更還因此而作為一種在「學一問」（以問來學）中啟動思想的轉出或挪借，衍異而成為極其可能發展的「知一識」（因知而識）建構

2 Cordula Gumbrecht 在提出 "... Gelehrten, wie Jan J. M. De Groot, Édouard Chavannes, Paul Pelliot, Friedrich Hirth, Berthold Laufer, Otto Franke, Henri Maspero oder Marcel Granet"（學者如高延、沙畹、伯希和、夏德、勞費爾、福蘭閣、馬伯樂或葛蘭言）等著名漢學學者的名字後，接著便引述傅海波（Herbert Franke）的一段話，說明漢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特性，亦即它 "bricht an, die die 'Methoden und Gesinnung des Historismus in die Sinologie' erbringen: die 'kritische Textforschung und Interpretation des Inhalts.'"（現出，這些人「將歷史主義的方法及信念：亦即批判的文本研究和內容的解釋」帶進「漢學中」。）詳請參較 Cordula Gumbrecht, *Die Monumenta Serica: eine sinologische Zeitschrift und ihre Redaktionsbibliothek in ihrer Pekingener Zeit (1935-1945)* (Köln: Greveb Verlag, 1994), p. 29。又傅海波本人的論述，請參見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Bern, 1953, S. 12。

與科學（或應該稱知識理論 [=Wissenschafts-theorie]）的批判。

因此，作為一種「漢學」理解的老子以及對於他而衍生的研究與知識批判，就其在一份代表性的漢學——尤其是一種致力媒介對陌生的東方與西方之理解的期刊出版之出場表現，無論如何先透過內容的分類比較作一個回顧，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能深入地了解，這種要對中國文化（或「絲域」）進行「歷史載錄」（“Monumenta Serica”）而進行的廣泛的「批判的文本研究以及內容的解釋」之出版的立意，以及它在學院研究上所發生的「主催」影響。

針對於要將《華裔學志》所登載之論文進行分類比較的工作，據我們所知，已經有兩份以研究《華裔學志》之出版史為論題的學位論文——也就是 Cordula Gumbrecht 的“Die Monumenta Serica: eine sinologische Zeitschrift und ihre Redaktionsbibliothek in ihrer Pekingener Zeit (1935-1945)”（〈《華裔學志》——一份漢學期刊及其在北京時期（1935-1945）的編輯圖書室〉）與謝沁霓〈《華裔學志》研究（1950-1970）〉<sup>3</sup>，在這兩份論文中，它們對自 1935 年創刊以至 1970 年所刊登的文章，已作有相當詳細的分析。惟其所據以分類來進行分析的學科項目，則略有所差異。例如 Gumbrecht 以 Philologie（語文學）、Geschichte（歷史）、Linguistik（語言學）、Bibliographie（目錄學）、Buddhologie（佛學）、Architektur（建築）、Ethnologie（民族學）、Religion（宗教）、Philosophie（哲學）、Astronomie（天文學）、Kartographie（地圖學）、Christliche Religion（基督宗教）、Archäologie（考古學）、bildende Kunst（造型藝術）、Epigraphik（銘文學）、Recht（法律）、Bibliothekswesen（圖書館學）、Mission（傳教）、Kunsthandwerk（工藝）、Buchdruck（書籍印刷）、Museologie（博物館學）、Soziologie（社會學）、Medizin（醫學）等作為分類。謝沁霓則是以政治／社會／經濟、文／史／哲、藝術／考古、宣教／宗教、滿／

蒙／藏／種族、科技作為分類依據。而其對於《華裔學志》的實際內容，她們則分別統計出其最為多數刊載出版的文章內容，如下表：

Cordula Gumbrecht (1935-1945) <sup>4</sup>		謝沁霓 (1950-1970) <sup>5</sup>	
論文 (篇數)	篇幅比	論文 (篇數)	篇幅比
Philologie (語文學, 28)	15.34%	政治／社會／經濟 (29)	14%
Geschichte (歷史, 25)	11.87%	文／史／哲 (86)	43.5%
Linguistik (語言學, 20)	10.47%	藝術／考古 (23)	12%
Bibliographie (目錄學, 9)	7.9%	宣教／宗教 (41)	19%
Buddhologie (佛學, 9)	7.53%	滿／蒙／藏／種族 (18)	9.5%
Architektur (建築, 11)	6.5%	科技 (4)	2%
Ethnologie (民族學, 12)	5.1%		
Religion (宗教, 4)	4.66%		
Philosophie (哲學, 7)	4.53%		
Astronomie (天文學, 5)	4.21%		
Kartographie (地圖學, 6)	3.3%		
Christliche Religion (基督宗教, 7)	3.28%		
Archäologie (考古學, 14)	2.83%		
Bildende Kunst (造型藝術, 13)	2.66%		
以下略			
書評 (篇數)	百分比	書評 (篇數)	百分比
Geschichte (歷史, 42)	21.76%	政治／社會／經濟 (68)	26%
Philologie (語文學, 23)	11.9%	文／史／哲 (69)	27%
Mission (傳教, 18)	9.32%	藝術／考古 (23)	9%
Archäologie (考古學, 12)	6.2%	宣教／宗教 (43)	17%
Ethnologie (民族學, 12)	6.2%	滿／蒙／藏／種族 (47)	18%
Linguistik (語言學, 11)	5.69%	科技 (7)	3%
Bildende Kunst (造型藝術, 9)	4.66%		
Recht (法律, 9)	4.66%		
Landeskunde (地理, 7)	3.6%		
Christliche Religion (基督宗教, 6)	3.1%		
Architektur (建築, 6)	3.1%		
Philosophie (哲學, 6)	3.1%		

3 分別請參見 Cordula Gumbrecht, *Die Monumenta Serica: eine sinologische Zeitschrift und ihre Redaktionsbibliothek in ihrer Pekingener Zeit (1935-1945)*, pp.53-71; 謝沁霓, 〈《華裔學志》研究 (1950-1970)〉, 頁 31-38。又, 由於此兩份論文分別處理 1935-1945 的北平輔大階段, 以及 1950-1970 播遷於日本、美國階段的編輯以及出版狀況, 剛好成為一個在移返德國以前的前期發展的接續性研究。

4 此為摘引, 完整製表請見 Cordula Gumbrecht, *Die Monumenta Serica: eine sinologische Zeitschrift und ihre Redaktionsbibliothek in ihrer Pekingener Zeit (1935-1945)*, pp. 68-69。

5 此為摘引, 完整製表請見謝沁霓, 〈《華裔學志》研究 (1950-1970)〉, 頁 34-38。

在上述的製表中，由於兩位作者所設訂的分類項目並不相同，尤其謝沁霓的分類更是以大類項來作統括，因此在顯示較詳細的漢學研究興趣上，顯然是有些不足。因此，未來非常需要針對那種可以更全面展示《華裔學志》發行至今之整體出版興趣以及內容重點的變化，再作一份更細緻的分類製表。不過在此必須要特別指出的是，不管在出版興趣上是如何地偏重，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可以認知到，可能是因由於供稿的合作者的興趣與專長之故，《華裔學志》的出版還是以歷史、傳教史，以及以漢語及突厥語系的語文學研究為最大興趣。至於其有關儒家及諸子之哲學思想的論文，尤其是在1935至1970這一階段中，並沒有顯示出特別的興趣偏向。<sup>6</sup>而這或許正就是以古典語文學為指導原則的漢學專業中，所必然會有的現象吧！另外在統計刊登篇數時，一些因特殊機緣而集稿製作的專輯，它們由於供稿者的相近背景，因此這某一類的文章數量，自然也會特別的加多，這也是在分析時應特別加以注意的一個環節。但無論如何，由於從Gumbrecht所做的分析中，我們知道，在《華裔學志》第一階段的出版中，有關哲學方面的論文只佔有4.53%篇幅的7篇，書評方面也不過只佔3.1%篇幅的6篇；至於1950-1970年間有關哲學方面的出版品粗略統計也只不過佔有15篇而已，這相較於此20年中所刊載的200篇論文，亦只不過佔了13.3%的數量而已。至於1972年以迄2013年為止，其供稿可歸屬入儒家、其他諸子各家，以至近現代哲學一類的文章，粗估共有80篇，這相較於全部所收論文及長篇書評論文的500篇，實際所得比率亦只為6.3%之譜。由上述的數據作為根據，我們更可以確認，中國哲學在漢學中作為研究、論述的課題，事實上並不盡是熱門和受偏好

的議題。但總地合計論之，《華裔學志》自1935年以迄2013年的出版歷史中，其所刊布有關中國哲學的文章約共有100篇左右。然由於這是關於中國哲學的刊登論文總數，至於在其中必須再加以檢別的學派分繫，尤其是我們在此所要特別檢視之有關對於老子學說作論述的文章，將於下一節中繼續細論之。

### 三、《華裔學志》中關於老子之論文的簡要評述

關於道家的文章來說，其構成為道家人物的先秦諸子，以及後代針對於此諸多諸子之著作而衍發的註解、評論，乃至轉而為屬於道教之研究，我們顯然地可以將它們劃歸為一類。但有趣的是，就像西方的翻譯者、研究者對於老子的文本較諸其他道家諸子的文本、思想顯示懷有更大的興趣那樣，在《華裔學志》所刊出的文章中，其直接針對老子文本進行討論，主要是圍繞著老子來展開其相關論述的文章，是屬於較多的一部分。在下文的論述中，我們就針對這一受到熱烈關注的論題作一敘述。

截至2013年為止，《華裔學志》共刊登了有關老子及涉及道家研究的論文45篇，以及書評26篇。<sup>7</sup>其中特別是有關討論老子的論文共有17篇，這17篇文章現在並已輯譯成卷，收入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的「輔仁大學華裔學志叢書系列」中並作為該叢書之第11種出版。這一《華裔學志》所刊出有關評論老子的研究論文集，亦即以《西方與道家和道教相遇·《華裔學志》中譯論文精選》作為書名出版的中譯論文集，書中共選收入了17篇文章，其作者以及題目於此依編定的章

- 6 為了進一步檢視《華裔學志》既刊論文及書評之詳細情況，請參考以下兩種《華裔學志》既刊論文及書評的篇目總輯：1. Roman Malek,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Index to Volumes I - XXXV (1935-1983)*,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3. 2. Zbigniew Wesolowski (魏思齊) SVD 編，《*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華裔學志》中譯標題目錄1-50冊(1935-2002)》(臺北縣新莊市：天主教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
- 7 對此之相關文章的篇名及刊載卷期，請參見本文末後所列的附錄。在這些涉及除老子以外的道家、道教論題之論題的文章或書評中，其所涉性質的類別主要是論述道教史、內丹修煉以及道家學者如莊子、抱朴子的研究為重點。至於其詳細內容請參閱本文末尾所附的「《華裔學志》刊載關於道家之論文清單(1941-2009)」，於此不再贅述。

目次序先錄列如下：<sup>8</sup>

1. Knut Walf, “Fascin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The Ambivalent Reception of Daoism by the West” (〈魅力與誤解：西方接受道教的矛盾兩樣情〉)
2. Wolfgang Bauer (鮑吾剛), “Ich und Nicht-Ich in Laozis *Daodejing*” (〈老子《道德經》中的我與非我〉)
3. Lutz Geldsetzer, “*Dao* als metaphysisches Prinzip bei Lao Zi. Einige Gedanken zur Logik der metaphysischen Begriffsbildung” (〈道作為老子的形而上學原理〉)
4. Irene Eber (伊愛蓮), “Martin Buber and Taoism” (〈馬丁·布伯與道家〉)
5. Walter Liebenthal (李華德), “Lord *ātman* in the *Lao-tzu*” (〈《老子》書中的主阿特曼〉)
6. Konrad Wegmann, “*Laozi*-Textversionen im Vergleich. Das Problem der historischen und inhaltbezogenen, computergestützten strukturellen Darstellung” (〈比較中的老子文本之版本：歷史的、關涉內容的，以及計算機所支持結構之解說的問題〉)
7. Robert G. Henricks (韓祿伯), “Chapter 50 in the *Laozi*: Is it “Three out of Ten” or “Thirteen”?” (〈《老子》第 50 章：是「出於十的三」還是「十三」？〉)
8. Leon Hurvitz (郝理庵), “A Recent Japanese Study of Lao Tzu. Kimura Eiichi’s 木村英一 *Roshi no Shinkenkyū* 老子的新研究” (〈日本最近的老子研究：木村英一《老子的新研究》〉)
9. Rolf Trauzettel (陶德文), “Von *Laozi* 6 zu Laozi 42. Mythologischer, literarischer oder philosophischer Diskurs?” (〈從《老子·第 6 章》到《老子·第 42 章》神話的、文學的，還是哲學的論說？〉)
10. Hans Georg Möller, “Verschiedene Versionen des *Laozi*. Ein Vergleich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19. Kapitels” (〈不同的《老子》版本：特別針對於第十九章的一個比較〉)
11. Aat Vervorm (文青雲), “Zhuang Zun: A Taoist Philosopher of the Late First Century B.C.” (〈莊遵：西元前一世紀末的一位道家哲學家〉)
12. Alan K. L. Chan (陳金樑),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Way and Virtue: Yan Zun and “Laozi Learning” in Early China” (〈「道」與「德」的本質意義：嚴遵與中國漢初的老學〉)
13. Florian C. Reiter (常志靜), “Zur Bedeutung und Funktion *Lao-tzus* im religiösen Taoismus” (〈老子在道教中的意義與功能〉)
14. Livia Köhn (孔維雅), “Die Emigration des Laozi. Mythologische Entwicklungen vom 2. bis 6. Jahrhundert” (〈老子的遷徙：從第二到第六世紀的神話發展〉)
15. Christopher C. Rand, “Chinese Military Thought and Philosophical Taoism” (〈中國的兵法思想與道家〉)
16. Henrik Jäger (葉格正), “Ein Beispiel buddhistischer Exegese. Das *Daodejing jie* von Großmeister Hanshan Deqing (1546-1623)” (〈一個佛教註釋的例子：憨山德清大師(1546-1626)的《道德經解》〉)
17. Janet A. H. Kuller, “The ‘*Fu*’ of the *Hsün Tzu* as an Anti-Taoist Polemic” (〈荀子的「賦」作為反道家的論點〉)

在以上所收錄並翻譯為中文的各文中，《西方與道家與道教相遇·《華裔學志》中譯論文精選》依性質分作「總論」(1~5)、「《道德經》文本的相關問題」(6~10)、「嚴遵與老子詮釋」(11~12)以及「老子與道教、佛教的關係及其他」(13~17)四個部分來進行編排。以下我們就根據這一分類，並配合各篇所顯示出的撰文興趣，來考察分析《華裔學志》對於出版有關老子以及道家研究的貢獻。<sup>9</sup>

由於在這些文章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以「特輯」(Special section)形式編輯出版的，因此我們在此首先

8 所選譯的這些篇章，我們於此只列出作者姓名及原文和中譯的題目，詳細出版資料請參見文末附錄所具錄《華裔學志》各卷期所登載有關道家／道教的文章篇目及刊出頁碼。

9 詳見江日新譯，魏思齊、黃漢婷主編，《西方與道家與道教相遇·《華裔學志》中譯論文精選》(新莊：輔仁大學出版社，2015)，出版中。

針對這一部分作一個概略的回顧與分析。這一特輯亦即就是收入 1999 年份（第 XLVII 卷），從以「馬王堆帛書老子發現後的老子研究」（“Die Laozi - Forschung nach der Auffindung der Mawangdui - Seidentexte,” Marienthal / Westerwald (Germany), 17.-21. Mai 1993）作為主題的國際老子會議所提交論文中選刊出的「特輯」。在此特輯中所收入的論文包括上文所開列諸文中由鮑吾剛、金直（Lutz Geldsetzer）、韓祿伯、葉格正、梅勒（Hans Georg Möller）、常志靜、陶德文、Konrad Wegmann 等 8 人所提交的供稿（Beiträge）。就上面所特別指出、作為《華裔學志》卷 XLVII「特輯」之供稿的各篇中，若我們可以比擬於希臘古典哲學的研究進路來作理解的話，那麼在區分為單純哲學興趣的論述、語文學的文本注解與義理詮釋，以及在文化脈絡上關涉及思想史興趣的框架下，於是我們對此 8 篇供稿的內容傾向，似乎可以大致上區分為：1. 屬於單純哲學興趣的論述，如金直的論文；2a. 屬於語文學之文本校注者，有 Konrad Wegmann、韓祿伯之供稿；2b. 屬於語文學以詁訓義理的漢學之哲學解釋者，有鮑吾剛、梅勒、陶德文三人的論文，至於葉格正、常志靜兩人的論文，雖然葉格正所撰的確偏重強調解釋學的義理探索，但就其作為針對以佛學解釋道家文本之注解，這與常志靜之對於道教將老子請入作為教主而予以神化的變形發展之研究，似乎將它們合併列入於 3. 亦即作為其他在思想史中的變形與挪借轉換之衍異的「申論」，或許更能切合我們在學術傳承系譜與切磋攻錯上，所以必須轉而在解釋學中尋檢其在倫理抉擇上的自我認取或所謂告白（Bekanntnis）這一研究的批判態度。

事實上，就作為中國諸子的學問傳統，乃至被正式歸入「漢學」（Sinology）的官方課題，對於《老子》或《道德經》這一文本，顯然主要是必須通過諸多對本文作細心校勘、訓詁、注釋的古典語文學操作來進行其有關思

想內容的閱讀、解釋，以至於古／今文、本／外國語文中的「翻譯」，從以尋出或進一步啟迪出那可以是為「智慧」的「哲學」思想、學說。基於這樣的認知，對於《華裔學志》特輯中的這 8 篇文章，我們列為 2a. 與 2b. 的 5 篇文章，似乎可以視為是最為典型的漢學研究，因為例如分歸於 2a. 的 Konrad Wegmann 及韓祿伯兩人之文章，他們在其所訴求的漢學文本讀解中，便是一個嚴格基於語文學之詁訓而展開的文本閱讀與解釋。首先，Wegmann 為了在面對諸多於本文上相互出入的不同《老子》版本，希圖能獲致一個可信的——或至少是可用的——「權威」版本，供為在閱讀上或翻譯上能貼近文本原始意圖的訴求，因此他通過文本在句子之語法、修辭以及邏輯上的結構特徵，嘗試尋找出他所認為是應該存在的「統一體」。<sup>10</sup> 在一系列藉由「結構書寫」的原則的細緻分析，以及對於有關「結構書寫」之「解釋改換」或「改寫」所產生之嚴格保留形式結構而造成在語法上、邏輯上完全不同的語句結構，最後促使 Wegmann 全面地去排比從馬王堆帛書本以至范應元等 12 種古本，通過這樣聯結的「文本系譜」（stemma codicum）來籲求共同認同並確定一個「整合的文本」——雖無法重建真正的「原始源頭」——以作為暫時可用的通行文本。<sup>11</sup> 即就 Wegmann 這一篇文章的論述來論，其中固然處處隱藏著有關語言哲學、邏輯，乃至解釋學邏輯的理論背景，但總作為一種古典語文學的方法學及其操作理論的呈現，似乎亦正恰是所以分野別出單純哲學興趣與漢學經營的一個具體表現。

對上述這種嚴格循守古典語文學的「愛言」（Philology）之智慧分辨與追求的「批判的文本研究以及內容的解釋」，顯然是屬於學院漢學的一個標準研究方法。接著，比較於 Wegmann 的研究與論述方式，我們於此特輯所收的韓祿伯、梅勒、陶德文三人的論文，亦即分別聚焦針對《老子》第 50 章、第 19 章，以及交叉針對第

10 Wegmann 對此「統一體」的信念與理由，請參見“Laozi-Textversionen im Vergleich. Das Problem der historischen und inhaltbezogenen, computergestützten strukturellen Darstellung,” *Momumenta Serica* 47 (1999): 319。中譯本見江日新譯，魏思齊、黃漢婷主編，《西方與道家和道教相遇·《華裔學志》中譯論文精選》，出版中。

11 同上，特別是頁 341。

6 與第 42 章來進行一個論述議題的細微分析和討論，再加上鮑吾剛集合《老子》文本中用到「我」和「吾」字的本文，以及葉格正雖然是處理僧人憨山以佛注《老》的挪借文本，但其聚焦於憨山《道德經解》第一章第 3-4 節之文本注解的語文訓詁以及中德文翻譯中所隱藏的解釋學策略與轉換，其中所牽涉到的那種經由語文學「訓詁明而義理明」的存念與努力，事實上已經為漢學基於語文訓詁學的智慧尋探或「哲學」作出了一貫的見證。

同時刊載在《華裔學志》這一次特輯中的另兩篇文章，金直以及常志靜兩人的論文，在學科歸屬的旨趣以及《老子》在作為漢學與哲學的文本理解上，我們於此似還可再作一些進一步的討論。首先是常志靜的論文，事實上作為一位著名且活躍的道教學者，常志靜對於老子的相關研究，其所關心甚至是主要關注的重點，一直都是放在老子作為一位道教人物的考察上。在本特輯中所收常志靜的這篇論文，從其標題〈老子在道教中的意義與功能〉上，它已明白地顯示作者的訴求，亦即要在道家脈絡中爭出老子以及其《道德經》在道教中所衍發出來的「影響史」(Wirkungsgeschichte)。為此他就像所有面對著王弼注與河上公注的《老子》文本之讀者那樣，在承認其分流下，更要強調河上公注本在道教的老子學傳承中的應有地位，並延伸轉化為「老君」的老子之神化人格——特別是在其變「化」與教「化」<sup>12</sup>的解釋模式與影響事實。事實上這也是有關漢學研究中對於道家人物「化」入為道教的哲學／神學的一個論述接點或根據。相對於以上諸多明顯為漢學家們所採取的中國哲學或宗教論述，金直的“*Dao als metaphysisches Prinzip bei Lao Zi. Einige Gedanken zur Logik der metaphysischen Begriffsbildung*” (〈道作為老子的形而上學原理〉)一文，則別具意義。事實上，《華裔學志》作為一份漢學刊物，其所登載的論文即使是屬於中國哲學範圍內的

供稿，亦多偏屬一般描述性之思想史書寫的「哲學」認知，而非嚴格思辨體系建構中的哲學之概念構成的「論證」或「奠基」(Argumentation oder Begründung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sbildung)。於此，本身原是杜塞道夫(Düsseldorf)大學哲學系的科學哲學講座教授，他嫻熟於邏輯、科學理論，以及純粹哲學的各分支部門，後來更多方投入非西方的哲學傳統，將西方嚴格意義的學院哲學研究拿來處理諸如印度哲學、中國哲學的議題。對於老子哲學，他除了本篇供稿之外，事實上他還將《道德經》譯為德文，並上載到網路上供人下載閱讀。<sup>13</sup>而他在本特輯中之供稿的興趣則是要為老子的形而上學提供一個作為概念構成的邏輯論證。然由於《老子》文本的「正言若反」的性格——特別是如第一章的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有／無等等對立、歧分的語言使用，對此金直則試圖透過一種他聲稱包括著「非歧分的」(nichtdihäretisch)與「副種概念」(Nebenartbegriffen)的「處置概念」(Dispositionsbegriffe)來克服所以表現為矛盾的概念「歧分」或「二分」難題，並幫忙證成：「老子藉著他的原則而抵達到這個不可說者的界限(案：亦即如 Wittgenstein 所警示言說對存在的界限)，並且不論他是否依形式邏輯來做論證，他都已透過足夠的事實的邏輯的指點為我們澄清：甚麼是要在這個原則下思考的，而且他也是藉此而抵達至這個語言的界限。」<sup>14</sup>對於金直的這一純屬哲學(或更確地說是為「哲學邏輯」)論述的嘗試是否真能將老子哲學的哲學論述結構積極而有效地立下穩固的邏輯基礎，但無論如何，這在一份漢學刊物的出版政策中，應該已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碑記了。

在前文所開列全部 17 篇關涉老子的文章中，以上所述是其中作為「馬王堆帛書老子發現後的老子研究」會議所結集之特輯供稿的 8 篇論文。在此之外，其餘

12 對此常志靜(Florian C. Reiter)將之與《化胡經》與《老君八十一化圖說》關聯起以展示老子在道教中的「化」以及「影響史的」影響。詳參見 Florian C. Reiter, “Zur Bedeutung und Funktion Lao-tzus im religiösen Taoismus,” pp. 370-374。

13 請參見 Lutz Geldsetzer, *Neue philosophische Übersetzung des Lao Zi Dao De Jing aus dem Chinesischen*. Internet-veröffentlichung des Philosophischen Instituts der HHU Düsseldorf, 2000. Auch in: *Asiatische Philosophie. Indien und China*. CD-Rom, Digitale Bibliothek (Directmedia Publishing GmbH), Berlin 2005. 其發布的網址為：<https://www.phil-fak.uni-duesseldorf.de/philo/geldsetzer/laozidao.html> (2015.04.23 檢索)。

14 Lutz Geldsetzer, “*Dao als metaphysisches Prinzip bei Lao Zi. Einige Gedanken zur Logik der metaphysischen Begriffsbildung*,” p. 246.

的9篇，我們雖然也可以依「單純哲學興趣的論述」、「語文學的文本注解與義理詮釋」、以及「在文化脈絡上關涉於思想史興趣之框架」來予以繫屬分類。例如郝理庵對木村英一《老子的新研究》一書所作的評介，Christopher Rand的〈中國兵法思想與道家〉之比較兵家文本與道家因素，以及Janet A. H. Kuller之比較研究荀子的〈賦〉之與道家的對蹠，乃至李華德“Lord ātman in the Lao-tzu”（〈《老子》書中的主阿特曼〉）一文的梵文之古典語文詁訓，明顯地展示著他們都共同一致地在論文中大量處理中文文詞的詁訓和注解這點，以是這些論文應該都是可歸入為「語文學的文本注解與義理詮釋」這一種文本處理的漢學態度。相對於漢學傳統中的語文詁訓興趣，其對於「在文化脈絡上關涉於思想史興趣之框架」上來處理有關老子或道家作為「知識興趣」的歷史考察或反思，乃至其所衍生的「知識形式」興趣或（如道之思想及人物轉變作為宗教學興趣的）學科的轉換等等，在漢學研究的立題或命題上卻也是一個重要的選擇。因此在《華裔學志》的選稿中，Knut Walf的“Fascin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The Ambivalent Reception of Daoism by the West”（〈魅力與誤解：西方接受道教的矛盾兩樣情〉）一文，便是一篇精簡而且具反思心懷的西方「道教」（亦即道之教理）研究史的回顧。他從耶穌會士將中國學術思想介紹到西方開始，並分別說明當時對正面與負面面對接受中國的論點作出敘述後，緊接著便針對以基督教神學——特別是1788年入藏於倫敦皇家學會的第一個西方拉丁文譯本，<sup>15</sup>以及雷慕沙之以《老子·14章》的「夷、希、微」當作聖名四字母的啟示印記——來解讀《道德經》的不適當。但他同時也例舉許多因閱讀《道德經》而獲得啟發的魅力迷戀的例子，說明老子及道家思想，甚至是宗教的道教教義的正面意義與影響。又如伊愛蓮的

“Martin Buber and Taoism”（〈馬丁·布伯與道家〉）一文，則是致力於勾稽近代偉大的猶太神學家兼哲學家馬丁·布伯所以節選翻譯《莊子》文章以及留存遺檔中所保存之《老子》翻譯殘稿的閱讀和解釋興趣。這篇主要在勾畫布伯思想發展中之道家因素的歷史敘述，顯然也為漢學之連結到哲學的過程，提供了一個甚具有參考性的思想遍歷。

除此之外，孔維雅題為“Die Emigration des Laozi. Mythologische Entwicklungen vom 2. bis 6. Jahrhundert”（〈老子的遷徙：從第二到第六世紀的神話發展〉）的論文，它與常志靜的論文一樣，都是表現為對老子神化的神話學、聖傳書寫特感興趣，試圖在《史記》西出關後不知所終的懸疑書寫，透過道教徒後來所編寫、收入「道藏」的諸多「史傳」來連串作為凡世的守藏史智者與先天太上的神仙老君之「顯化」啟示故事。對此，常志靜應用了諸如《老君八十一化圖說》、《三洞珠囊》等的傳記故事來說明老子作為「生命引導」的人物形象。<sup>16</sup>而孔維雅則試圖從這許多的道教史傳材料來重建一個中國神話學的新的變形。

在《華裔學志》所選稿登載有關老子論述的文章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共選刊了兩篇有關嚴遵注的研究，其分別是文青雲的“Zhuang Zun: A Taoist Philosopher of the Late First Century B.C.,”（〈嚴遵：西元前一世紀末的一位道家哲學家〉），以及陳金樑的“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Way and Virtue: Yan Zun and “Laozi Learning” in Early China, 105-127.”（〈「道」與「德」的本質意義：嚴遵與中國漢初的老學〉）。嚴遵作為《老子》註解傳統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雖然嚴遵在傳記上以帶著神秘色彩的隱市賣卜之形象著稱，但相對於河上公注本的神化其說，嚴遵及其《老子》註解，明顯地是要將之關聯於漢初的黃老道來作理解的。在這兩篇《華裔學志》

15 有關此譯本的研究，請參見潘鳳娟、江日新，〈早期耶穌會與《道德經》翻譯初探〉，輔仁大學歷史系主辦「第10屆文化交流史：理論、回顧與趨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4年11月14-15日）。

16 常志靜即曾以《三洞珠囊》作為討論材料出版其研究：F. C. Reiter, *Der Perlenbeutel aus den Drei Höhlen (San-tung chu-nang). Arbeitsmaterialien zum Taoismus der frühen Tang Zeit*, Wiesbaden 1990. 對於《老君八十一化圖說》一書，他還將取得的一份原刻刊本加以整理並在德國出版，詳請見F. C. Reiter, *Leben und Wirken Lao-Tzu's in Schrift und Bild. Lao-chün pa-shih-I hua t'u-shuo* (Würzburg 1990)。

供稿中，文青雲的論文延續著他的中國古代隱逸研究而下，因此似乎對作為隱逸人物的歷史研究，存有更大的興趣，也因此之故而在文中展現更多的歷史敘述與文本之論述內容的介紹。相對於文青雲的歷史敘述，陳金樑則是在他有關王弼注與河上公注的研究工作之外，<sup>17</sup> 另文涉入有關嚴遵注的研究。也許陳金樑對老子作為哲學論述的興趣更為高些，因此在論述上他更多地著重在有關嚴遵《道德指歸》作為政治哲學論述的「治國／治身」的黃老學思想議題，以及與哲學理論的關聯。不過比較於同樣也是出入在「治國／治身」命題中的河上公注，雖然陳金樑同時間有對此一注本的研究出版，但對於嚴遵的與河上公的「治國／治身」思想、論述的異同，可惜卻未見合併評論，這應該也可算是此一論文有所遺憾之處。

最後，我們還要特別再注意郝理庵“A Recent Japanese Study of Lao Tzu. Kimura Eiichi’s 木村英一 *Roshi no Shinkenkyū* 老子的新研究”（〈日本最近的老子研究：木村英一《老子的新研究》〉）這篇長文的一個重要呈現。這亦即是作者郝理庵在評介木村英一這一著作的重要論點——特別是在文本校勘與語文訓詁方面的新論點之外，他更藉木村英一所校定出的老子文本翻譯作英文，由於這不是建立在一般通行本，乃甚至是平白理解的翻譯，因此我們對於這一長篇書評中作為附錄的《老子》之別定本的英文翻譯，當亦應有一個另眼的看待，並與之相對切磋議論。

此外我們於此想再加一附言，亦即，在以上選編入中譯的《西方與道家和道教相遇·《華裔學志》中譯論文精選》之各篇外，我們從附錄所具載《華裔學志》所刊登過並涉及有關道家以及道教的文章，事實上還有許多篇。這些文章所討論的主要人物包括有莊子、抱朴子，以及與道教相關連著的論題。在早期接受刊登有關淮南子、抱朴子之研究論文，也就是 Eva Kraft 以及同為《華裔學志》培訓人才的范佛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以「譯註」的傳統漢學研究方式來呈現他們的語文學訓練以及

理解視野。這種以譯註來呈現的漢學研究，看似太過機械堆積材料且不能表現研究者無羈的智慧發揮，但事實上在這樣研究訓練中所附帶貢獻出來的「文獻」——這尤其是特別在起初階段對於陌生並且新近要引介給本國讀者的文獻資料累積，卻是一個很重要的壘土、起步。因為任何學習若沒有嚴格批判的文獻供作基礎，那麼莘莘學子以及滿懷好奇的一般懷有興趣的讀者，要嘛就是必須重起爐灶由原出發點再出發，要嘛就只有空望想像，而無從對此陌生地找著一個起碼的進入門徑。在此之外，對於論述及道家中其他人物的文章，我們檢索《華裔學志》至 2013 年既刊的篇目，共計有：

1. 范佛針對於《抱朴子》所作譯註，分別分作 3 篇處理了〈內篇〉中的第 1-3、第 4 以及第 11 篇。
2. 針對於《淮南子》則有上述 Eva Kraft 對於第 1 及第 2 篇的譯註及導論和解釋的供稿，以及郝理庵對於第 11 章〈齊俗訓〉的譯註研究。

但有趣的是，對於主要以討論莊子為重點的文章則要到 1998 年以後才得以見刊，這方面的文章以迄 2013 年共有 5 篇。另外還有一篇值得注意的長文是艾默力（Reinhard Emmerich）根據於《史記》及《漢書》討論漢初黃老學的研究。在他這篇題作“Bemerkungen zu Huang und Lao in der Frühen Han-Zeit. Erkenntnis aus *Shiji* und *Hanshu*”（〈漢初黃老的一些評注：據由《史記》及《漢書》的認識〉）、接近 100 頁的長文中，雖然沒有夸夸評論黃老學的學說論點，但他很典型地在傳統正史與新發掘的文物史料基礎上，對相關涉及的人物史事鉅細靡遺地加以考訂，從以烘托凸顯出漢初黃老學的一些歷史面貌，以是他這一以「評註」作題的論文，反而更加積極地呈現出這種傳統德國漢學的研究特色。

最後不可避免的是有關對於中國傳統宗教的「道教」的論文在《華裔學志》中的接受刊登情況。對此我們所做的粗略計算，共有 14 篇之譜，共佔有關道家道教之供稿的 32% 之譜，因此也可由此而看出《華裔學志》對此一研究領域的興趣。

17 有關他對於王弼與河上公注的研究，詳請參見 Alan K. L. Chan, *Two Visions of the Way. A Study of the Wang Pi and the Ho-shang Kung Commentaries on the Lao-Tzu*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於此還要附帶一及的是，對於道家、道教之研究的出版，華裔學志研究院所出版的專刊系列中，還有以專書形式以及論文集集中一篇的形式出版的作品。<sup>18</sup>不過由於論述範圍的偏重選擇，我們於此就不論及了。

#### 四、結論：對於漢學研究之視角觀點的討論

由以上諸多關於《華裔學志》所出版有關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些篇章的回顧分析，我們希望能藉由此再進一步地來反思有關漢學出版機構對於漢學研究可以起到的引領功能以及興趣推動。雖然《華裔學志》顯然對於中西文化接觸中的傳教史更具有興趣——而這方面的論文出版在其他屬於漢學或東方學的期刊中也恰正好是為所缺的一個部分，也更加努力地以出版來推動這方面的研究與發表，但對於傳統漢學的主要論題亦仍還是為其最大的貢獻。事實上由於《華裔學志》一直堅持傳統漢學的學科認知，也就是必須基於嚴格的語文訓詁之考論這樣的研究態度與方法作為前提，並在完整的文獻、文本徵集與分析下，才會認許他的學院嚴格性與堅實性。而或許也是在這樣的思考模式下，《華裔學志》不但大量呈現出這種基於語文訓詁的古典文本研究，詳盡史料考證、舉證的「歷史語言」之歷史研究，並且更還多有針對漢藏語、突厥語系的歷史語言學研究，因此我們在《華裔學志》所刊載的諸多論文中，確實可以感受到一種傳統漢學的堅持。這相對於今日浮華、夸夸盛言各種新穎思想風潮的評論態度，一種堅實的「學院」的漢學態度，今日於《華裔學志》的一貫選文堅持中，應該是很值得我們再加反覆三思、考量。

當然，在漢學作為一個學科以及在漢學中必須相互

承受切磋的傳統學科認知，也就是說如一些必須跨出文化相對主義或體系侷限的學科認知如「哲學」，非一神論啟示的宗教的「神學」，乃甚至中國以聲腔、曲牌為規範的「歌劇」概念，以及其作為文學之認知等等，顯然地是必須要與西方既有的學科認知以及知識體系規範作一整合性的重新調整。因此其在堅持對漢語文嚴格謹守語文訓詁的規範外，中國哲學之對於一般理論哲學，道教中的神學或中國「國家神學」<sup>19</sup>之對於一神論啟示的神學，以至如中國歌劇之對於西方的歌劇等等，它們對於傳統漢學——但也希望不必寬泛到如現在在東亞研究裡的中國研究那樣，在今日學院中的自我學術認知下對其規模做翻轉性的全面重新調整——應該會是一個切身且引人入勝的課題。

事實上，就作者刻正在進行的老子研究之工作中，一直都深切地感受並認知到傳統漢學與哲學在研究取徑抉擇的尷尬。事實上這情況即使在中文母語的環境中——特別是對於「中國哲學」的學科身分以及知識架構的認定與強調上，特別是在接出「孔子哲學有多哲學？」、「老子哲學有多哲學？」乃至「中國哲學有多哲學？」的問題時，亦是常常得要窘迫地來面對其間一直存在著的尷尬處境。

但無論如何，最後要說的是，對於本文主要的論述興趣，也就是有關皆是以老子作為其啟動源頭的「道家」與「道教」在用詞上的尷尬情況。雖然有人很有憑據地主張原本的「道教」一詞是指儒家學說，道家才是指所有根源於老子而發展下來——特別是攏括著黃老以及別標為道家的思想流派，以至明顯是屬於宗教教派及其教義之發展的知識社群，認為都應統稱為「道教」的論點。<sup>20</sup>尤其是在西文拼寫為 Taoism、Taoisme、Taoismus 等等用詞下共認為同一學科的認知下，我們究竟應該如

18 關於道家道教的專書或論文集出版，至今已出版的書目主要有 Livia Köhn, *Seven Steps to the Tao: Sima Chengzhens' "Zuowanglun,"* St. Augustin-Nettelal 1987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XX)。若再詳細別分之，Livia Köhn 之此書應屬於道教的修練之論述，不過其旨趣亦多有關聯於道家之哲學思想處，至於其他相關於中國傳統宗教的出版品，則因主要都是偏重於民間信仰的研究，故於此不再具錄之。

19 此一概念請參較 Peter Weber-Schäfer, *Oikumene und Imperium. Studien zur Ziviltheologie des chinesischen Kaiserreichs* (München: Paul List Verlag, 1968)，特別是頁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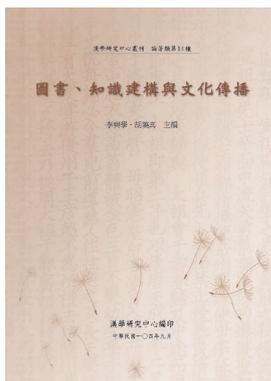
20 李申，《道教本論（黃老、道家即道教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特別是〈緒論〉。

何處理作為哲學思想的道的學問，以及作為標記一種信仰制度的宗教呢？尤其是在我們要將西文不作分別的 Taoism、Taoisme、Taoismus，隨時在表述中依其脈絡而作不同的翻譯，還是一貫的以一個定譯的譯名來翻譯之呢？

對於以上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可以這樣提議，對於強調其「家」字的「道家」，主要應該是用來指陳其屬於講論「道」的人物或人物集合。道教的「教」字則顯然是要指陳其有關「道」的教義、教條。尤其是現代漢語已經將「教」字撥交給各信仰體制以指陳其團體構成，因此將像基督教、佛教，乃至如「宗教」那般，已經是屬為特定信仰的體制專稱。那麼依此而論，「道家」與「道教」的分別使用應該是給予一個恰當的術語賦義。但是，倘若我們重回頭來看那認同以老子為創立的啟動源頭，以及同樣大量存在但卻分別展開其解釋傳統的注釋、詮解之文本傳統，那麼對於這種一直是在出入於其哲學理論以及密契信仰的「解釋學」傳統的「道家」與「道教」之學科歸屬，其實也並不是那麼容易給予以

一個明確的規定。發展到極致的「道家」與「道教」之學科認知，我們的確可以輕易地從它究竟是作為一種人類智能上可理解的理論性把握，抑或是作為一種信仰以及魔術（magic/magic）的操作，來區分它們是為哲學的思想，抑還是宗教的認知決定。但當它們都指涉於同樣的老子文本並作出其可以有效建構的解釋版本時，一種基於解釋之意義豐富性的倫理性承認，自然也禁制著我們的分別、排他的文本獨佔。面對於這樣的一個解釋的倫理前提下，因此在當轉回到那有關膠著於漢學與漢學必須交涉的科際整合之科學時，顯然地我們必須就在其區分與整合，文本的語文訓詁與哲學「義理」的掙扎中，放手於其各盡其職的工作倫理，並互相尊重、珍惜各自所能做出的貢獻，將漢學與與諸如哲學，地方性知識與整體的普遍學科（*Mathesis universalis*），在各盡其職下同時相互切磋。

## 漢學研究中心出版品



### 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

漢學研究中心叢刊論著類第 14 種  
胡曉真、李爽學主編 / 漢學研究中心編印

《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係 2013 年 12 月，漢學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辦「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會後論文集，由胡曉真、李爽學教授主編，書中共收錄論文 14 篇，全書按論文性質分為宗教卷、文學與歷史卷，並由主編撰寫導論。

2015 年 9 月出版 定價：新臺幣 500 元

#### ●購書資訊

三民書局門市（地址：臺北市復興北路 386 號；電話：02-25006600 轉 133）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秀威資訊科技公司）（地址：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電話：02-25180207）

五南文化廣場（地址：臺中市中山路 6 號；電話：04-22260330 轉 20、21）